



我 們 怎 樣 延 長 車 床 的 壽 命

庫 拉 金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印 行

398(2)
0058。



我怎樣
延長
我的
壽命

庫拉金著
鄒寧譯

原 書 名：Продлим срок службы станков
著 者：Варис Кулагин
原出版者及日期：Профиздат——1950

·3·

我們怎樣延長車床的壽命

庫 拉 金著
鄒 寧譯

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報掛號二三七二
印刷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一九五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5143] 1—10000

目次

前言·····	一
維斯拉河畔·····	二
我們的社會主義職責·····	九
廣泛的響應·····	一七
我的車床·····	二四
要給車床好好加油·····	三〇
我的工具和機械裝置·····	三五
快速度切削·····	四二
永遠的節約·····	五〇
爭取優良的質量·····	六六

初步的成果……

憧憬着未来……

向敬爱的领袖致敬……

五

六

一〇

前言

本書作者——莫斯科磨床製造廠快速鑄工鮑里斯·伊萬諾維奇·庫拉金，是爭取延長車床壽命的社會主義競賽底倡導人之一。

庫拉金同志曾提出保證，他所使用的車床，在完成二十五年生產定額中，不需要大檢修。

這位革新者，在這本書裏，敘述着他自已怎樣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的職責。

維斯拉河畔

從我們戰勝希特勒德國的那一天起，到現在為止，差不多已經快五年了。在蘇聯人民就要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今天，我還常常地想起戰爭年代裏的日子。那嚴峻考驗的歲月，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大的學校。在前線上，我們更學會了怎樣來克服困難，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職責，看作是國家最重要的工作。

每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或是由於獲得生產上的成就而喜悅的時候，不自主地就想到了維斯拉河上的情形。

這條河的右岸，還被敵人佔領着。只有在靠近河岸幾百公尺的地段上，有我們的登陸部隊佔領着橋頭陣地。

我們和右岸橋頭堡的聯繫，只有一條電話線，它是經過河底從這一岸敷設到那一岸上的。電話線永遠保持良好的狀態，對於右岸上我們同志們的作戰成就，有很大的

關係。

作爲通訊排副排長的我，要負責使電話的聯絡永遠不間斷。當我們的部隊在右岸強行登陸的時候，敵人在不間斷的砲火轟擊下，固守着渡河點，使我們不能夠架設起平行的預備線。

我們這些擔任通訊的戰士，在那些日子裏，只有一個念頭：線路維持得住嗎？會不會斷呢？每個人都準備用自己的肉體來保衛它不被砲彈所轟斷。沒有一分鐘我們不關懷着電話聯絡的完整和安全，沒有一分鐘我們不在盡力執行着自己的軍事職責，在這些艱難的日子裏，我們更養成了對所負任務的責任感。

當戰線上沉寂的時候，我不止一次地想念着自己的工廠……一九四一年七月，我離開了我的工廠，離開了莫斯科所有的友人，拋棄了自己的車床和所走過的路程，那時候，我已經成了一個擁有熟練技術的鑄工。

一九三七年，實現了我老早以前就有的願望：我開始在莫斯科磨床製造廠裏作一名鑄工學徒。那時，我簡直高興極了，因爲我已經進入了第一等機器製造工廠——它

是在各次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所建立的。我想：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將具有極關重要的專長和高度的熟練技術。

一九三九年年底，當我參加滑雪自願部隊前往對芬戰爭的前線時，我已經升爲四級鑄工了。我的技術能够這樣迅速的增長，不只是說明着我對工作肯用心鑽研，同時，也表明着我周圍的同志們曾經給予我不少的幫助和輔導。就像阿基新、依沙耶夫、阿列克山德洛夫、希卓夫、符米切夫等等優秀的鑄工們，他們都非常願意把自己豐富而寶貴的生產經驗，傳授給我們這些年青的工人。現在，這些同志仍然在工廠裏繼續着自己的工作。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是各主要車間的總工長，而其餘的人，不只是我們工廠的優秀斯達哈諾夫式工作者，並且也是整個工具機製造業的、有名的優秀斯達哈諾夫式工作者。

在前方作戰的時候，雖然我連跟車床接近的機會都沒有過一次，可是，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我又把自己的技術提高了一步，我求得了掌握技術的許多秘訣，而這些秘訣，是我在戰前從來所未曾想到的。

戰爭加強了我們對技術的熱愛，加強了我們對一切有益於建設和創造的事物底喜好。很明顯地，這將使我們在戰爭結束以後工作得更好。莫洛托夫同志在其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的報告裏，很好地表明了前方戰士們底愛國主義的感情。

我和其他千百萬曾經參加偉大衛國戰爭的人一樣，在內心的深處，牢牢地記住莫洛托夫那些動人的話：復員的士兵和軍官，都極熱心地擔當起鞏固集體農場的工作，都極熱烈地在工廠裏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他們已經成為蘇維埃愛國者的先進隊伍。

一九四五年年底，我回到了親愛的莫斯科城。

每一個復員的戰士，都願意很快地回到被戰爭所破壞了的、和平勞動的日子裏。在復員歸來的路途上，我們非常痛心地看着了：我們各工廠被敵人砲火破壞了的廠房，被焚毀的火車站大廈和電力站，以及被毀壞的、長滿了污鏽的工具櫥。

在車廂裏，有一位上尉——戰車駕駛員，在我旁邊的窗戶前站着。他好久好久都在沉默着，後來，自言自語地說：

「要恢復這一切，需要投入很多的勞動力。這些被毀壞的機器，能够給我們作出

多少良好的、必需的物品啊！」

我聽了他的話，不自主地問道：

「您是工程師嗎？」

「不，我是一個畫家。……您呢？」

「我是製造工具機的鑄工。」

顯然地，我的話使他對我肅然起敬。上尉微笑着說：

「在長期的跋涉以後，能够談談自己在和平時期的職業，不是很愉快的嗎？」

「是的。」我同意了他的話。

於是，我們就繼續地談起來。

「您知道當我看到這些被毀壞的工具機時，我在想些什麼？讓我告訴您，我在想現在應該使每一架完整的機器，都要做出兩三架機器所做的活。」

「啊！這正合乎軍隊上的要求。」上尉說：「我們在戰場上，曾經以十二輛戰車，成功地支持着以前整個一個戰車團所佔領的陣地。難道說在我們軍隊裏這種實例

還算少嗎？」

我回想起：戰前我們車間裏，並不是所有的工人，都非常珍惜地照顧自己的車床。常常使機器發生毛病，因而不得不停工進行修理。要知道，車床是否能夠正常地進行工作，這與我們做工人的對它照顧的好壞，有很大關係。

「我們部隊裏的戰車，」上尉接着說：『是在一九四二年我們部隊剛剛組成的時候，在烏拉爾領到的。我始終駕駛着這部戰車，經過了多次的戰鬥，一直開到了柏林。……』

在我跟同志們所作的有關戰場的談話裏，使我產生了一種念頭——一定要延長機器的壽命。

現在，當我想起了這段談話時，我認為只有蘇維埃人才能够有這樣的交談。我們復員回到家裏的時候，確信和平時期的創造性勞動，正在等待着我們，我們的每一個人，毫無疑問地都有適當的工作。而美國和英國的士兵們，却完全處於另外一種情況裏。他們從戰場上回去以後，却有很多的工廠，由於戰爭的結束而關門。在各資本主

義的國家裏，數百萬戰場上的士兵，補充了失業的隊伍。

我們蘇聯的戰士們，從來不爲工作問題而操心。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偉大的斯大林憲法，給我們保障了勞動權。在我們回到親愛的工廠和集體農場的旅途上，我們爲着另一件事而不安：怎樣使蘇聯人民更好地進行和平勞動、怎樣才能更快地治癒戰爭創傷呢！

我們的社會主義職責

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四月的早晨，在我走向車間的道路上，看見了牆上貼着一張大的快報，上面寫着鑄工庫拉金從五年計劃的開始到現在為止，已經完成了十五年的生產定額，於是，我又想起了車廂裏的談話。

我走到車床的根前，很仔細地查看了它一遍，我確信緊張的勞動，對於它的「健康」，是毫無損害的。相反地，我覺得這部車床却一天比一天好用，好像比我在三年前剛剛開始使用它時，好得多了。

「午安！恭喜您已經完成了三個五年計劃的任務。」

我聽到背後有很熟悉的聲音在講話。回頭一看，原來是工廠的總工程師羅克金同志。

他和我緊緊地握了手。我一邊微笑一邊回答說：

「謝謝您！我覺得應該祝賀我的車床，因為它從來還沒有使我們去麻煩過修理工呢！」

「這部車床確實很棒，所以從來也沒使您抱怨過它。」

「請您告訴我，按照規定，一部鑄床工作多久，就需要來一次大檢修？」我問總工程師。

「通常在兩班工作制的情況下，平均是五年要大檢修一次。比如說，如果每一班工作時間裏，工人都能完成百分之一百五十定額的話，那末，這五年的期間裏，在這部車床上正好完成十五年的生產定額。關於這一點，您是已經辦到了。」

我聽了他的話，就提出了反駁：

「可是，我的車床只經過一次修整以後，就完成了理想的任務，並且在完成了任務以後，不但需要大檢修，而且連小修理都不需要。」

「這是了不起的結果。」總工程師說：「可是，很遺憾的，我們這裏還常常發生這樣的事呢！——在規定期限之前，已經有些車床就需要大檢修了。看起來，並不是

所有的車工都像您似的，那樣對自己的車床有「感情」。」

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更加仔細地審查車床的機械裝置了，以各種轉速和走刀量開動機器，細心地查聽有沒有雜聲。結果，我知道我的車床是完全正常的。如此說來，我的老早以前的估計，已經實現了。這就是說，我們能够並且應該延長車床的壽命，使兩次大檢修之間的期限拖久。

這是一個永遠在我腦海裏記着的日子。就是在五月三日那一天，舉行了紀念發行國家新公債的車間大會，所有的斯達哈諾夫式工作者、工長和工程師，都在大會上講了話。他們不僅號召全體一致地認購公債，並且還敘述了自己的生產成就，承諾了新的、更高的社會主義職責。我也接着發言了：我把我自己早已存在腦海裏的意圖告訴了大家，希望大家更加珍惜地對待機器設備，使它們的壽命延長，並且爭取拖延兩次大檢修之間的期限，要力求超過通常規定的期限。

我一邊述說怎樣照管車床，一邊想起了戰場上保衛電話線……那輛一直開到柏林的戰車……以及在勝利以後歸來的旅途上所見到的、從希特勒匪徒手中解放出來的各

地區的情形。在我講話的結尾裏，我提出保證：我的車床，在完成二十五年生產定額中，不需要經過大檢修，就是除了我已經完成的十五年定額外，再在完成十年的定額中，我的車床不需要修理。我向全車間的工人們提出挑戰。

第二天，鑄工巴托夫——我們車間的黨支部書記——來到我的身邊。

他一直盯住我的車床，看了好幾分鐘，好像是他第一次看到它似的。

「我一直在想着你昨天所提出的建議，」巴托夫對我說：「它可以帶來極大的益處。我們的第一個責任，是要想法把那些照管完好的車床和不久以前剛檢修過的車床底工人們，吸收到這個競賽裏。讓他們再請機械師詳細檢查一遍車床，然後，就看看自己的技術和對車床愛護的程度了。」

我聽了他的話，看一看他所照管的車床，簡直糟糕透了。巴托夫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繼續說：

「同時，假若誰的車床需要修理的話，也不要耽誤。應該要求車間主任下命令，把這些車床都搞好。去年，雖然我的車床按照規定必須修理了，可是，我却拒絕把我